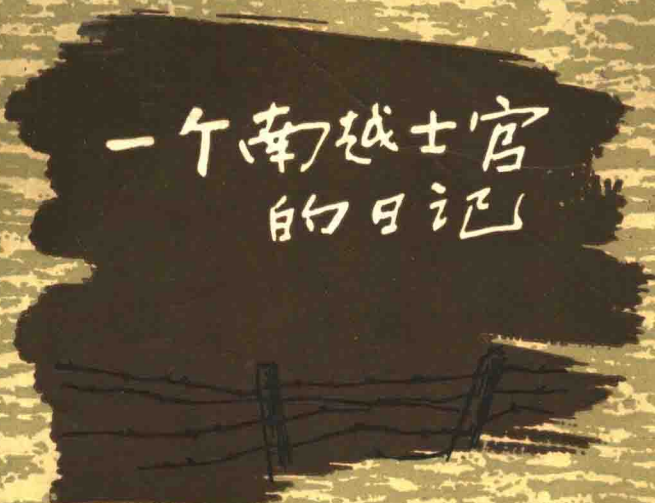




一个南越士官 的日记

潤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个南越士官的日記

[越] 潤 武 著

苏 鉄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Nhuận Vũ
Trước con mắt một hạ sĩ quan quân đội miền Nam

本书根据 Nhà xuất bản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1958 年版本譯出

一个南越士官的日記

原著者 [越] 潤 武
翻譯者 苏 鉄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3 11/16 字数：68,000

1961 年 12 月第 1 版

196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統一書号：10078·1853

定价：(八) 0.34 元

內 容 提 要

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簽訂以後，越南暫時分成兩部分。一邊是美吳反動集團統治下的暗無天日的南越，一邊是欣欣向榮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這部用日記形式寫成的文學作品，既以大量事實揭露南越美吳集團如何明目張胆破壞《日內瓦協議》，千方百計阻撓國際委員會對南越反動政權屠殺前抗戰人員的滔天罪行進行實地調查，又歌頌了越南人民英勇頑強的鬥爭精神，熱情地表達了他們實現祖國統一的迫切願望。

原 序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庭艳集团在1954年底和1955年初接管了广南省和越南南方的一些地区之后，就开始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广南省，大批逮捕和杀害前抗战人员。

美吴集团在这些地方犯下了滔天罪行，尤其是在广南省维川郡永桢水坝上的屠杀案更是灭绝人性。在那里，他们一夜之间，杀害了47名前抗战人员，并把尸体沉入湖里，企图消灭罪证。

这些严重违犯《日内瓦协议》的罪恶行为，激起了我国南北各阶层人民极大的愤怒，反对美吴集团暴行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这一汹涌澎湃的斗争，是全国人民要求严格执行《日内瓦协议》，用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进行普选以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的一部分。它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热烈支持。

1956年底，在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舆论的压力下，根据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的要求和越南国际委员会的建议，越南南方政权被迫同意让一个国际委员会流动小组到屠杀地点，特别是到维川郡，对刽子手们所犯下的罪恶进行实地调查。

接受国际委员会流动小组进行实地调查，并不说明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庭艳集团就有任何善意，相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挠、破坏国际委员会的调查。但是，事实上他们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他们这些露骨的破坏行为，不仅不能挫折人民的斗争意志，阻挡不住正义的呼声，遮盖不了他们的滔天罪恶，相反，只有更加暴露他们祸国殃民、破坏《日内瓦协议》、破坏和平统一的真面目。他们这些露骨的破坏行为，也在南方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感。

这本小册子向我们介绍了南方军队中的一个士官，当他为国际委员会流动小组中的我方人民军联络官担任“警卫”时，对自己耳闻目睹的种种情形有些什么体会和感想。作者润武同志，用日记形式将他从这个士官那里听来的情形，生动地记录了下来。尽管这只是“一个南越士官的日记”的一小部分，同时，也由于条件不允许，作者不可能将全部事实和那个士官的原话——实录下来，但是从这本小册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美吴集团肆无忌惮的破坏阴谋和他们腐朽反动制度的本质，看到我们南方人民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于北方的热烈向往，看到我国广大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各种正义力量的必然胜利。

越南人民军出版社

—

1956年9月1日，峴港。

这几天来，警卫大队里，紛紛在傳說国际委员会^①要到广南来調查維川事件。听說他們将要訪問会安的“監獄”，深入各村各社，最后到永桢水坝調查那里发生的駭人听聞的杀人事件。

警卫指揮——中尉先生再三地叮囑：“这件事要絕對保守秘密，只当作没有这回事一样。誰也不許談到有关永桢的事情，那怕是极微小的事。”中尉先生又說：“話是那么說，但是国际委员会調查小組可不一定来得了！要是他們真的能来的話，也不外是来查对一下政府的起訴书。政府控訴越盟誣告政府在維川、永桢捉人杀人，因此国际委员会調查小組才来查对事实。这回把真相弄明白了，可叫越盟好看了。政府何曾捉过人……杀过人呢……。”

但是，真叫人不解，为什么中尉先生老是不厌其煩地叮囑着說：“不許把这件事洩漏給任何一个人知道。这是国家

① 即越南国际监察及监督委员会。

机密。要是哪一个泄漏出去……就把他送进军事法庭进行秘密审讯！”干吗这么厉害！什么事情值得那么紧张。中尉先生好象要我们这伙警卫做哑巴，对秘密警察、师团第二厅的人、宪兵部也得绝对保守秘密……其实，永楨和維川这两起事件，老百姓早就議論紛紛了，誰还不知道。在广南省內，除这两起事件外，过去和現在不知发生过多少类似的事件呢。

1956年9月2日。

出乎意料之外，我居然被选为执行“特別任务”的六个警卫中的一个。这真是件想不到的事。老天爷啊！我从来也不会想到有这么一天，我居然在一所旅館里公开地“警卫”着共产越盟的干部！

今天早晨，中尉先生把我们六个警卫都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中尉先生说：“国际委员会調查小组真的要来了，来調查‘吳总统控訴胡伯伯’的維川事件。”又是“吳总统控訴”了，听起来真刺耳，但是管他媽的中尉，他說他的，我听我的。

中尉先生又說：“这回有两个共产越盟的干部一块来。他們跟国际委员会調查小组一块，一个是少校，一个是譯員……。”

原来是这样，将有两位共产越盟的干部跟国际委员会調查小组一块来。西貢陆上校^①已經电示第二师团指揮大

校先生，要他調派一小隊警衛專門“警衛”這兩位先生。

想起中尉先生，真叫人不禁失笑。中尉先生报导了為“警衛”這兩位共產越盟而在會安召開的“民政軍”的會議情況。

根據西貢的命令，把“警衛”工作交給一個警衛小隊。但是，會安的憲兵部頭子却堅持不肯干。

在會上，憲兵部的頭子指桑罵槐、胡吹瞎說一陣，他說：“警衛是不能完全信賴的。警衛不是總統的‘家將’，警衛沒有直屬的領導關係，它是過去法國軍事警察的黨徒。总有一天總統會把它解散，把所有的警衛都改編為憲兵。”

中尉先生忍不住火氣地回罵了憲兵，他說：“對，憲兵有直屬的領導關係，有一位中校指揮着整個憲兵系統，直接接受總統和美國顧問的命令。但是，憲兵畢竟是後生小輩、乳臭未干。一提起憲兵，老百姓就破口大罵，憲兵有什麼了不起。哼，要是說，警衛是法國人的養子，難道說憲兵就不是日本的螟蛉子嗎？”

中尉先生也談到那次會上，吵鬧了整個通宵，仍未見勝負，到底是警衛比憲兵強呢，還是憲兵比警衛強？到底是警衛得到“總統”的信任呢，還是憲兵得到“總統”的信任？依然得不出什麼結論來。就在这當兒，會安的秘密警察局局長一直不吭一聲，只是瞪着兩隻眼睛、伸長着耳朵靜靜地听着，直到警衛和憲兵雙方互相謾罵得“痛快”了，他才張嘴說

① 我尽量不用真姓名。——作者

話。他認為，不管怎麼說，總統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但是如果你如果要問，誰是美國顧問和總統的親生兒子，那就是秘密警察，不可能是別人。

這樣，警衛和憲兵雙方才“鳴金收兵”。秘密警察局長決定：指派警衛六人、憲兵六人、秘密警察六人去“警衛”兩位共產越盟。秘密警察是否是六人，這只有老天爺才知道。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的人將會整天捕風捉影，到處亂闖。

中尉先生一邊交待任務，一邊破口大罵。罵完了憲兵部部長，又罵秘密警察局長。他大概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連廣南省的省長、廣南省的密探，和西貢的一些“首腦”們，他都一一罵到。

中尉先生說：“讓仙姑奶奶捏死他們，^①誰叫他們殺人，惹得國際委員會和越盟來調查。又讓咱們站崗守衛。把廣南和維川的特務公安局局長叫來警衛共產越盟的幹部，再讓憲兵、秘密警察去監視他們好了。”

不管怎麼說，警衛的任務還得執行。阿八，一個上士，被指定為我們六個警衛的小隊長。憲兵方面也將選出六個人，合為一個小队。按“警衛”的計劃，每班三個人：兩個警衛，一個憲兵，然後兩個憲兵，一個警衛。

越盟在哪兒？還沒有看見，如何“警衛”越盟，也不知道。但是，即使在現在，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警衛監

① 越南南部罵人的慣語。

視着宪兵，宪兵監視着警卫，而秘密警察則对警卫和宪兵一律予以監視。

1956年9月7日。

两位越盟干部已經来到。

今天早晨，他們还沒来之前，仪大尉，国际委员会机动小组里咱們“国家”方面的联络官，把所有的警卫和宪兵都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传达西貢陆大校关于“警卫”的命令。命令一清二楚地指示着：

——不許任何一个共产越盟干部离开住房一步。只有当他們跟国际委员会調查小组一块出去調查的时候，才能离开住房。

在旅館里，不让越盟干部与任何一个人見面、交談，哪怕是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也不能例外。

——越盟干部不論上哪儿去，都要安排好周密的警卫：前面一个警卫，后面跟两个宪兵，至于秘密警察的任务，大家就不需要知道了。

——旅館里的茶房，一律不許与越盟干部交談。茶房进入房間打扫时，都必须有一个警卫和一个宪兵跟随。

仪大尉三番四次地叮囑着：“这是总统的命令……。”按照指示，这两位越盟干部的住房門口，要安放两張鉄床和三把椅子，这就是說，宪兵和警卫必須白天黑夜地“警卫”着，一分钟也不能疏忽。

为了做得更周到，仪大尉把旅館里的法国老板和茶房等都叫来了。峴港的秘密警察局局长也亲自到場。仪大尉正准备开口，这条死狗馬上阻止他，并搶着說：“这是我們的事，我們来管。大尉，你旁听好了。来，我告訴你們，从茶房到煮飯的、当會計的、打字的，統統听着：有越盟到这儿来，已經有两个来了。吳总统控訴越盟，因此，国际委员会才到这儿来核对事实。国际委员会让越盟派两个人跟着一块儿来，讓他們亲眼看到确确实实的証据，以便无法再狡賴！你們听見了沒有。这是总统跟国际委员会和越盟的事。你們知道了嗎！是总统控訴越盟，不是控訴你們的祖宗。你們不要硬挤进去。不管是誰，都要閉住你們的嘴。在这峴港城里，我要是听見有人說起瑪玲旅館里住有从北越来的越盟，他們正跟国际委员会調查小組到处在进行調查的話，那准就是你們这些人說出去的，我可要把你們的皮剝下来……知道了嗎？”

秘密警察局局长一边說一边撚着他两撇鯨魚須。他的头发梳得怪里怪气，他翹着嘴巴，一双鼠眼贼溜溜地东張西望。沒有錯，准是个“勤劳的人道主义者”^①的人物。这个家伙假如不是“总统”的弟弟，也准是“总统”的侄子，要不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养子或同族。

① 吳庭艳集团是美帝一手扶植起来的、禍国殃民的败类，但他們却时常标榜着自己是勤劳的越南人民的代表，是最人道的政府。这里作者引用“勤劳的人道主义者”，是为了諷刺这群狐群狗党。——譯者

人家早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何必再自己出洋相，让人家看你胸口和背上的那种青龙纏繞裸体洋女人的难看的刺花呢。

这家伙又繼續說下去：“你們不仅不能对任何人談到有关越盟到这儿来的事，我也絕對禁止你們任何一个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誰也不許接近共产越盟，也不准許跟共产越盟說話。听着！只要一接近他們就会全被染紅的。我只准許一个茶房，就这么一个茶房，可以进去給越盟收拾、打扫房間，整理被褥。絕對不許回答越盟的話，不許跟他們講話。他們越盟說什么，你們只能听，不能回答。不管任何时候，要进他們的房間，必須有一个警卫和一个宪兵一块进去。越盟說了些什么，都要記在本子上，晚上一定要回来汇报。对，我还要告訴你們，总统和西貢陆大校已經打电报告訴我說：不准任何一个人会见共产越盟，并和他們講話，就連警卫、宪兵和……”說到这里，他掉过头来望了儀大尉一眼，翹起下巴說：“所有的人……包括大尉、少校、中校先生……随便什么校也都在內，听見了沒有？誰要是发现有哪一個不遵守命令，應該馬上向我报告，我就立刻电告总统。”

老天爷啊！原来“警卫”越盟是这么一回事。我們“警卫”越盟，而我們自己却被宪兵、秘密警察“警卫”着。这还不够，現在他們又让旅館里所有的茶房、燒飯的都来“警卫”我們。这样到底是誰“警卫”誰呢？

1956年9月7日晚上。

早上，当秘密警察局局长讲话的时候，所有这伙人，个个都乖得象头羔羊，低着头静听。今天下午，完全按已定计划执行。我和两名宪兵坐在两位越盟干部的房门口“警卫”。这是头一天，只“警卫”了一会儿，那两个宪兵就显得有点坐不住。已经是傍晚六点钟了，军官们现在可能都在吃饭或者跟太太们、小姐们去兜风了，而我们呢，仍然要蜷缩在这关得严严的房门口“警卫”着。真叫人难受！突然，这两个宪兵商量说：“算了，让他这个‘警卫’去龃断好了，咱们俩还是到下面酒吧间去跟卖啤酒的三姐瞎扯一阵再上来。喂，警卫！我们俩下去一会儿就上来。”

接着……只听见咔嚓咔嚓的皮鞋声，他们下楼去了。

可是，这两个家伙的皮鞋声刚停了一会儿，突然间在楼梯底下又传来了咔嚓咔嚓的新的皮鞋声。我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没错，准是仪大尉上来检查我们“警卫”得怎么样。我霍然起立，拉直了军衣，正步走，皮鞋在旅馆的过道上发出有力的咔嚓咔嚓的声响。下面传来咔嚓咔嚓的皮鞋声……上面也发出咔嚓咔嚓的皮鞋声，谁也不比谁的弱。我从容地、冠冕堂皇地在过道上走来走去。那两个宪兵可就要完蛋了。擅自离开“警卫”岗位，而偏偏又是离开了“警卫”越盟干部的岗位，被逮住，这才要命咧。最低限度中士衔要被撤除，要给送进监牢。可是边走边想，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头，仪大尉怎么会这么积极呢……这些“先生们”的心，我

也都了解的。

原来是这样！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原来上来的是两个年轻的茶房：一个拿着一块抹布，另一个扛着一把拖把，拖把头的那块湿麻袋布晃动着。

我皱起眉头，大声吆喝：“喂，你们俩想上哪儿去？”其中的一个回答说：“我到那两位‘干部先生’的房里去……。”我又吆喝道：“什么干部先生？”另一个低声静气地接着说：“就是那两位越盟，河内干部。”我故意瞪着眼说：“一个进去就行啦，已经说过了，你们干么还成群结伙的，想死是嗎？”那个扛着拖把的马上接着说：“阿七进去擦椅桌，我进去拖地板。旅馆老板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老板说：咱们旅馆里很难得有河内来的客人先生，别的房间随便点倒无所谓，唯独这个房间非把它收拾、抹擦干净不可，别让这几位河内来的先生说咱们旅馆脏。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这就怪了，难道这个旅馆的老板是亲越盟不成。美国“顾问”住的房间脏得简直象个老鼠窝，从来也不见茶房去收拾一下，惹得这几只美国“大猩猩”^①整天骂个不停。美国“顾问”也是这个旅馆里的“贵宾”；但是，他们有了什么事，三番五次地按电铃，也看不见一个茶房上来。偶尔上来了一个，也是慢吞吞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喃喃地咒骂着：“小费少，吐责多，简直是流氓……”

现在，却有两个茶房要一块儿进越盟干部的房里去。让

① 指美国兵。

他們進去的話，那我也該跟着進去。但要命的是，那兩個憲兵又不在這裏。要是我跟着兩個茶房一塊進去，恰好他們兩個憲兵上來了，他們會無中生有地向上級報告，說我讓兩個茶房進去跟越盟干部取得聯繫，那我准會被送到昆侖島^①去。真是不好辦！

我正在猶豫不決，那兩個茶房已經敲了房門。我只好跟着進去。在進去之前我只來得及說了這麼一句話：“喂！禁止你們開口，啥也不許說！”

就在這當兒，一位越盟干部開門出來。他看見是我和兩個茶房，就滿臉笑容地請我們進去。進到房里，他請我和兩個茶房抽煙，問候我們的健康。

不知道怎麼一回事，當時我也興奮地回答說：“謝謝您二位，我們都很好。您二位是……軍隊里的干部……”，我差一點兒順口說出“越盟”軍隊來……還好，腦子轉得快，改口說成：“剛從河內，胡伯伯的部隊里來的吧？”真要命，一點也沒錯，我真是有點情不自禁！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嘴巴不聽使喚，自然而然地這麼問着：“二位身體好吧？很健壯吧？”寒暄了幾句，兩位越盟干部轉身問候兩個茶房。兩個茶房也興奮地回答着。真糟糕，正是我自己先開口，給他們學樣，怎麼辦呢？我又這麼想：跟他們談了話又怎麼樣呢！他們從河內來，他們是胡伯伯的士兵。今天算是幸運，才能遇到他們，跟他們寒暄幾句又有什麼大不了？再說，又有誰知

① 法國殖民者統治時期流放革命者的孤島。

道……什么“总统”不“总统”的，下这样不近人情的指令！让“吴庭艳老爷”自己来这儿“警卫”这两位越盟干部，自己当哑巴好了。

过道上传来嚎叫的声音，又是那几只美国“大猩猩”了：“哈罗，仆欧，仆欧。”两个茶房依然无动于衷，一个在拖地板，一个在抹桌子、椅子、衣橱，谁也不愿意抬起头来。对，管他妈的这几只嚎叫的“大猩猩”，让他们叫破了喉咙，以后才不会再嚎叫了。

待在房里的时间也不短了，那几个宪兵也要上楼来了，我只好说：“好了，走吧，茶房……再见，二位……。”

我立正，举手到船形帽边敬礼。两位干部跟我和两个茶房握手告别。

1956年9月8日早上。

夜里辗转不能入睡。午后的事情引起我无限的思索。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有这样的机会：与越盟的两位干部见了面；跟胡伯伯军队的人、北部的干部亲热地握过手。多少年来，我只不过是这里的成千上万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走这条路的士兵中的一个。

多少苦痛辛酸啊！伪军的生活已经厌烦到极点了，但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因为需要钱来生活，所以直到今天，头上和臂上仍不得不戴着这顶警卫的帽子和系有两个V字的中士级袖章。虽然我过去也曾念到中学二年级，懂